一部切入生活深处的优秀影视剧

——观《装台》有感

李志勇

连日来，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电视连续剧《装台》,甫一亮相,即获广泛关注与好评。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陈彦的同名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并借由他们联系起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剧中主人公刁大顺,生活得并不“大顺”,磕磕绊绊倒是常态。在家里,他要面对因缺少母爱而养成刁蛮任性脾气的女儿所制造的种种非难;在外面,则要绞尽脑汁为跟随自己的一帮进城务工者寻找生计,讨要工钱。作者在对这群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展现中,以真切的生活质感,建立起艺术世界和观众感受的紧密联系。

《装台》的成功,皆源于原著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深切洞察和体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优秀作品的基础。没有生活实践支撑,任何奇思妙想都无法撑起作品的“四梁八柱”。《装台》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反映,对普通劳动者的生动刻画和对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坚定表达,展现了有生活热度和思想深度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电视剧《装台》凸显出对平凡个体生存需求和生活状态的关注,既有超越日常琐细的非功利审美追求,又有回望世俗人生的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该剧镜头对准的是生活在城中村的劳动者。刁大顺和围绕着他相继出现的蔡素芬、刁菊花、疤叔、刁大军等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映衬出世态万象,让观众产生共鸣。作品深入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敏锐抓住天天在我们身边流动的生活现象,在平凡的人物形象中体现出可贵的精神价值，让观众在平凡的日常状态里发现生活的真谛。创作者对主人公刁大顺的塑造既真实又细腻，通过发生在他和他周边人身上的故事,刻画出以刁大顺为代表的装台人勤劳、勇敢、善良、踏实和坚韧乐观的品德,使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拥有了“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作品没有回避这群人生活中的难点和痛点,也没有回避社会转型、城乡发展期的阵痛和矛盾,而是从普通劳动者生活境遇说起,反映了一群人如何应对生活中各种不期而遇的困难和问题，表达出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感佩之情。

《装台》不仅故事内容贴近生活,而且注重对普通劳动者的刻画，积极寻求他们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毋庸讳言,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既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激发的创造活力,也切身感受到“资本”对那些脚踏实地、勤恳劳作等本色劳动者及其社会基准价值的强烈冲击。《装台》有力回应了这一时代情绪,表现出对刁大顺他们所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及其价值伦理的肯定。这使该剧在热闹和好看中蕴含了厚重的思想内涵。作品将对时代应有的精神力量的探索置于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交汇点上，并以诚挚的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提示我们，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和乐观生活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图景，真诚面对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永远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观和美德图腾。

一部电视剧能不能打动观众,有没有“灵魂”,与作品是否从现实生活出发、是否真诚表达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有很大关系。电视剧《装台》能赢得观众好评再次展示和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向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深入开掘,永远是文艺创作成功的根本。

杨花不解意，只作倚风轻

鲁声娜

1

轻雾迷蒙了树梢楼影，浓云默自酿造雨意。于熟悉的路道疾行。不经意间,身侧那一长溜与栾树间植的被修剪成巨大球形的石楠,繁花几已尽谢。又一次疑而自问,何以总觉得今年石楠花期较去年短许多?应是错觉。错觉之错应在我。个人感觉易受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何及时序节律那般笃定平稳。树底,低矮绿植间时见酢浆草,然而今晨,所有的花一律紧紧闭合着瓣,其绝决意态简直使我惊叹。

晌午雨来。雨在窗外哗然作响,伴着一阵阵的雷。雷声并不锐利,遥遥滚过雨意浓稠的天庭。天色依然沉郁,像是黄昏提前降临。雨声雨色中,心却分外安静。凝视细密斜落的不急不缓的雨线，不由想起盛夏的强雷阵雨。那一种酣畅淋漓甚而惊心动魄,其实也是别有风味的呀。

2

晴了。气温升起。酢浆草迎着太阳光重新打开一朵朵小而清媚的花。飘飘悠悠的杨花总在伺机混入人的呼吸,煞是恼人。樟树的香氛若有若无。日日经过的几家店铺,仍时有燕子进出于廊檐下的巢，巢里却不再看见待哺的幼雏。

春末夏初的树色很好看。那绿,已不再嫩得缺乏力道,也还远没有变得老气横秋。无数树冠在头顶上方相互交叠，融成一带翠意欲滴的绿云向目光的尽头长逸。在绿云下默默往前走,绿意氤氲似欲沾人衫裳,给人以清凉舒爽的享受。

3

有一棵芭蕉蓄了蕾开起花。那蕾好似一只大腹便便的巨型芭谷高高悬挂,需仰头眯眼方能看得到。有一片芭蕉叶很是体贴,探过它宽阔的身子为蕾与花殷勤遮挡热烈的太阳光。花是自外向内一层层渐次打开的，最先打开的那层里，这个正午,有个小黑影停在沿内一层芭壳外侧环放的土黄色绒簇间。是只蜂。花无论开在哪里,总有蜂能找到,为什么呢。

但别指望可摘芭蕉来吃，这地域的芭蕉花好像是结不出像样果子的,终究是空有芭蕉之形而无芭蕉之实。开花结实,是芭蕉生命之最高潮么,却同时也在预告,这一棵芭蕉已走至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粗壮,开过花的芭蕉棵深冬后即悄自枯萎,来年不复重新拔高吐翠。为这一度花开,它是拼尽了全部气力的呀。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它,那冲天而去的如柱的干、雨中能发出好听乐音的阔长翠叶、因负重而低首下垂的大花苞,就有了几分悲壮的意味。

芭蕉根畔生出两支瘦而劲的小笋。鲜妍了几日的大红月季,花容惨淡,一碰便整朵地往下掉。樱桃枝上一颗樱桃也找不到了,鸟们于是也少有来访。那只蛙消失好几天了,莲缸里寻不见它的影,耳朵也听不见它的音,它哪儿去了呢。

4

夜雨后,蔷薇花枝更显沉重,花架倾欹愈加明显。花们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散乱残败不堪看。地上落英杂陈,亦是一派狼藉。衰老,是多么可怕呵。眼睛看着,心里这么暗暗惋叹着。为花,亦不免联想及人之常与迟缓、呆滞、病痛等相伴生的老境。

门边转头回望的一刹，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桌上的玻璃花瓶下。那儿,静栖着一大叠松松堆积的粉色花瓣。母亲节,女儿寄给的花束里,一朵芍药,瓣儿在夜间悄悄脱落了。虽亦是落英,瓣色依然光洁鲜润,宛若在枝之时,毫无颓衰之态。它的凋零,此般娴雅从容,使我好一阵子讶异。

温暖的泥火盆

邹德萍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不仅打上时代的烙印,见证了那段历史,而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泥火盆便是其中之一。

小时候,冬天很冷,小河小沟封冻,要等到开春才能融化。为了取暖度过严冬，庄上每家每户都要预备好一两只火盘子的。

泥火盆是用泥土手工制作的,做泥火盆要选择在大暑前后。晴天高温,干得快、晒得透,结实耐用。我父亲和叔叔是做泥火盆的好手,他们选择好黄油泥,用水泡透,反复搅拌到有筋道。先用泥和草做个圆形盆底,再把准备好的稻草揣进泥中,做成膀子粗的泥草腰子,围着泥盆底圈成圆盆墙,把盆底和盆墙泥草搅缠起来,上下形成整体,等盆坯晒干透了,再内外加抹一层泥。干了再抹,前前后后三四次,直到一只圆溜溜的内外光滑的泥火盆令人满意为止。我上学经过的庄子有几十户人家,盛夏三伏天门前场地上晾晒着大大小小的泥火盆,成了当时的一种独特的乡村风景。

泥火盆的盆深 15 厘米左右,太浅装燃料少,不耐火。常用的料有麦糠稻壳、碎玉米芯子,都要晒干装好备用。到了冬天,火盆恰到好处地登场。火盆都是早上着火,利用煮早饭时灶膛烧的硬柴火的火脚子,铺在火盆的燃料上,用余火燃着盆内的料。开始时,会冒烟呛人,过一会便看不到什么烟了,周围缭绕着的温暖气息。

火盆边留下许许多多轶闻趣事,小媳妇姑娘们三五一群围着火盆纳鞋底、结毛衣,说着悄悄话;上了年纪的主妇捻棉线、搓棉绳,为迎新年赶时间;孩童们四处寻找玉米、瓜子、花生、蚕豆、红薯等,放在火盆内烷熟了吃。用两根芦柴棒子翻拨,蚕豆遇热在爆裂前会鼓胀喷气,嗤嗤嗤“吹起”盘内的灰尘,我们手上脸上沾上灰,成了“花鬼脸”。到了阴雨雪天,就用大眼柳罩子烘烷婴儿潮衣服和尿布,火盆又成了父母的“烘干机”。早晨,母亲总会在火盆或灶口,为我们烘热衣裤,火盆则成了“取暖器”。当然,也有烷坏衣服、鞋子的事。有人在打牌时把棉鞋、茅窝子都烤着了,给人们增添些谈资笑料。

奶奶告诉我,在我四岁时,不小心跌倒坐在火盆上,由于穿着漏裆棉裤,烫伤了屁股。尽管如此,我在冬天还是围着火盆子转,因为那里有乐趣有温暖。

如今,各家各户取暖以各种电器为主,泥火盆早已成为“古董”。可是泥火盆飘逸的温暖的泥土芳香，依然留存在记忆深处。

冬日小湖　郭开国　摄

牛气冲天迎牛年

邱玲娜

辞旧迎新关头,一款“牛气冲天”红色毛衣风靡全网,商家的广告语是“不论是不是你的本命年,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件衣服”。

这衣服的畅销是必然的。在十二生肖中，鼠第一,牛第二。许是随了老鼠上蹿下跳的不安分性子,鼠年也总不得消停，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黑暗笼罩的 2020 年,似乎比往年都要漫长而艰难,搞得全球人身心俱伤。如今这太安分的鼠年终于要过去了,谁不希望沾沾牛年的喜气、行出牛年的大旺势头?老实说,我并非张扬之人,却也买了这鲜艳得甚至有些俗气的衣服,只是想借牛的势气为自己加油鼓劲,感谢自己勇敢地跨过这难熬的 2020 年,更希望自己能够同牛一般,不忘初心,勤勤恳恳、气势昂扬地迎接崭新的 2021 年。

其实我们中国人素来对牛存有好感，它代表着朴实、勤恳、能干、奉献、势头足等寓意,“牛气冲天”正是传达着人们对牛年的美好憧憬。我们愿意用一切美好的词语去歌颂牛,亦愿意做“牛”样的人,譬如鲁迅先生曾说过“俯首甘为孺子牛”,又譬如我们把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比喻成“老黄牛”。

我喜爱牛,更敬重牛。它们外貌质朴,性情温顺,从不要求什么,居的是草棚,吃的是青草,却任劳任怨地迎接自然的风雨和身上的重担。它们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这样一直四平八稳地践行着使命,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用汗水回报这片养育它的土地。它们将一生贡献给了人们,为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人和牛是相互依存的,尽管如今随着全程机械化的深入推广,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牛的身影，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家里有田的乡邻对牛的宝贝,真的就像作家余华小说《活着》中描绘的那般,人们靠牛耕地,靠牛拉车,牛是农家人的希望和寄托。今年“三夏”的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路过邻镇农田,竟碰上难得一见的水牛耕田，这动人的乡村牛耕图就跟儿时见到的一样，在金色阳光辉映下，强壮的牛在农人的吆喝声下,四腿有节奏地向前迈进。看着看着,我忽地感动起来,尽管农耕文化已经越来越远,但牛仍然这样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只要人们需要,它们便勤劳本分地回到田野,不待扬鞭自奋蹄,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其实不管牛是否已经退出我们的生活，牛的姿态都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永远地扎根于我们中国人的记忆。是呀,它们一向踏实勤恳、奋力向前,给人们带来的是希望和喜悦。

动物尚且能够不惧风雨、忠于职守,那么我们人呢？回望走过的 2020 年,仿佛所有的不如意全部聚集在一起,再看眼下,疫情仍有反弹迹象。可是那又怎样?步入牛年,相信所有的苦难、不顺、遗憾都将过去,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希望和惊喜。阴沉黑暗的鼠年，我们都有决心战胜疫情，牛气冲天的牛年,我们更有勇气全面打赢这场攻坚战,毕竟再难熬的夜,熬着熬着,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辞鼠喜迎牛,愿新年,胜旧年,多喜乐,长安宁。

我有一支会唱歌的笔

江正

借外婆的拐杖，
丈量岁月的短长；
借奔腾的河流，
欣赏巍峨的景象；
借漂浮的白云，
守卫祖国的边防；
借知识的云梯，
攀登探索的辉煌；
借智慧的双眼，
追寻宇宙的浩荡。

我有一支会唱歌的笔，
时而轻吟浅唱，
时而深情高亢，
时而奋发图强。
摇动笔杆歌英雄，
抒发心灵的诗章。
精准扶贫迈小康，
幸福生活万年长。
千言万语一句话，
感恩伟大的共产党。

故乡的霜花

魏益君

俏皮的冬天
乘着寂静的寒夜
将一枚雪白的印章
悄悄印上
农家的门窗
霜花引发了爹的兴致
对着窗玻璃
轻轻地哈一口气
刹时氤氲出美丽的景象
稻花的姿势
麦浪的阵容
高粱的倔强
谷子的柔情
尽在一口窗玻璃上绽放
幻化成父亲心中的希望
故乡霜花哟
开在农家的新房
温馨又明亮
开在农家的心房
甜蜜又奔放
有霜花的冬天
才叫日子

白雪如诗

春水

在众人的期盼中，终于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那漫天飘舞的雪花,让小城的冬天一下子真实起来。

推开紧闭了一季的窗子，看纷纷扬扬的雪花,虽甚寒,但那一股新鲜的空气沁入五脏六腑,心情一下子豁朗开来。静静地欣赏着雪天的美,那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顿时让我感到分外轻松与惬意。从天而降的雪,真是天底下最高效的大气清洁剂,她洗净我的忧愁和烦恼,浸润着心底那急躁不安的情绪。刹那间,我仿佛也化成一朵雪花,在广阔的天空和旷野间滚动。

窗前听雪是一种享受,触耳皆是“噗、噗”错落有致的音乐，那和谐圆润的和响在天地间流动,像隐藏在半空中的一支管弦乐队，音阶忽高忽低,声音则如大珠小珠次第滚落,轻重缓急,余音袅袅。这是世间任何一种乐器也演奏不了的。这种美妙的音符敲击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自然而然地陷入痴迷与沉醉。

出门踏雪更是一种乐趣。跨出门槛,目光所及,皆是水晶般的世界。对面的房屋、林木都淹没在起起伏伏的雪海之中,只露出少许深色的斑块,极像画家笔下的泼墨。向东远眺,往昔欢快流动的小洋河也仿佛凝滞不动,两岸高耸的楼房掩映在白茫茫的雾气之中。顺着河边的栈道缓缓迈步,似乎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河坡上高矮参差的树木肃穆地站在一起,个个披霜盖雪,活像穿着一件件白绿相间迷彩服的执勤战士……

雪花如琼似玉。恰如柳宗元给后人留下的那幅绝妙风景画:“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确,雪飘的冬天,对于大众来说是休养生息的良机;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抒发浪漫情怀的绝妙乐园,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欢快的笑声在天地间回荡。

其实,雪还有更令人称奇的地方。虽然雪花的基本形状为六角形,但研究人员发现,自地球有生命以来,人们还没找到过两枚完全一样的雪花。因为即使两枚雪花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飘落,大气中微小的变化也使结晶体各不相同,甚至连一粒小小的尘埃也能使两枚雪花的飘洒阴差阳错。另外,雪富有灵性,颇具人情味和个性。高原的风雪,大气淋漓、漫天而下,发出嘶吼之声;北方的风雪,一路狂放,传出呼呼之乐;而我们苏北的风雪却是飘逸洒脱、婀娜飞舞,奏出噗噗之音,散发出苏北人的特质……

与风雪为伴,人皆视为畏途,但十有八九又都酷爱雪的玉骨冰肌，因为那铺在大地上的绵绵白雪,那么柔、那么软,是任何语言也形容不出来的美。是雪,让冬天一下子真实来可爱起来。白雪,那是冬天最美的诗……

话说“跨缺”

张建忠

在我们苏北一带有一个民俗,就是在 60 岁之后逢 3 的年岁,女儿都要为父母“跨缺”。

“跨缺”,通俗地说就是“跨缺口”。所谓“缺口”,其实就是路障。以前农田有渠和墒,为了往河里排水,就在田间小路、田外大路挖开一个个“排水口”(缺口)。人们走路时,稍不留神,就会一脚踩空,轻则“狗啃泥”,重则头破血流、伤筋动骨。小“缺口”还好,抬腿就过。大“缺口”则需要过路人奋力一跃,才能跨过。

民俗中的“跨缺”,使用的是“跨缺口”的比喻义。“缺”喻指生活道路上的各种阻碍,“跨缺”比喻克服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们这里的“跨缺”风俗,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年老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清楚地记得,老妈在过 63 岁生日时,父亲带着我们专门把母亲带到小妹家门口，在其家门口的小路上特地挖了一个“口”字,让老妈“跨”一下,象征着老妈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跨过生活中的“沟沟坎坎”,健康长寿。老妈很是开心,逢人就夸我们有孝心。

一晃 10 年过去了,老妈 73 岁生日又要到了,老爸已经离开人世三年多,我们做子女的明知道“跨缺”是旧风俗,但为了尽孝心,还是早早开始张罗操办,又开始为她“跨缺”的事情忙了起来。

可此时的老妈已不相信“跨缺”了,居然不领我们的情。她说,现在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虽然自己慢性病比较多,但通过住院“保养”,身体感觉好多了。同时,自己又拿到了农村医保“慢性卡”,根本不需要再“跨缺”了。最多到时候去闺女家或者小饭店一起举行个生日宴,儿孙们小聚一下不就行啦?

“老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时髦’啦！”我玩笑着对母亲说。

老妈笑呵呵地回我:“现在我们农村人不同于以前了,种田靠机械化,基本上没有重的农活,每年还有全民体检,小毛病一查就知道。真遇到头痛伤风的,村部卫生室靠得又近,医疗水平又差不到哪里去。何况我现在也拿劳保工资了,虽然少一些,但是做生活费还是绰绰有余的。你想想,如今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哪里还要‘跨缺’这种落后、迷信的玩意啊？”谈起“跨缺”,老妈的态度十分坚决。

看来,过时的老皇历真的有点行不通了。现在的农村变化太大,人们的观念也发生许多转变。随着党的富民政策不断落实,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许多老习惯、老思维看来要换换了。我相信,许多像“跨缺”这种图吉利的旧俗终究会销声匿迹了。